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史記卷八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

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下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少時為郡小吏索隠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内文書見吏舍厠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索隠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覔彊主以事之於文紆廻非也今

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士成熟時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詬呼后反恥辱也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索隱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正義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

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為彊非也正義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

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集解徐廣曰騷音埽索隱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埽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

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正義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為權時義亦未為得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正義在始皇十年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新序云百里奚楚

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也迎蹇叔於宋索隱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時遊宋故迎之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二十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

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北收上郡正義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正義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夷謂并巴蜀收上郡取漢中代義渠丹犂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東據成皋之險正義河南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集解徐廣曰華一作葉彊

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括地志云濆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絶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集解駰案見蘇秦傳乘纖離之馬集解徐廣曰纖離蒲稍皆駿馬名索隱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建翠鳳之旗樹靈鼉

之鼓集解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索隱駃音決騠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獻廣雅曰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索隱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謂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

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縞之衣錦繡之飾集解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集解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索隱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說文云甕汲缻也音於貢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缻音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昭一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索隱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資猶給也却賔客以業諸侯使天

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集解駰案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

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

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索隱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

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六國制令不同令同之治離宫别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

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今沂州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集解駰案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沙丘臺在

邢州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集解徐廣曰一作輼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集解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牕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如淳曰轀輬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

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集解駰案史記音義宰顯反索隱劉氏音將淺反則譾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文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

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弑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

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

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

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揺動者萬物

作 索隱水揺者謂冰泮而水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 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 正義謂廢申生立奚齊也 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 正義謂小白與公子糾 身死為戮紂殺親戚 正義謂殺比干囚箕子 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 索隱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故曰安足為謀也 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

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

為人子不孝其賜劒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内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

繫於陽周集解徐廣曰屬上郡正義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

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

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集解駰案史記音義矺音貯格反索隱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

之曰此可為急乎趙髙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髙三尺采椽不斲集解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　索隱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

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粢音資糲音郎葛反粢者稷也糲者麤粟飯也黎藿之羮飯土匭集解徐廣曰一作甯啜土鉶集解駰案音刑雖監門之養不𣪺於此矣集解徐廣曰𣪺音嚳𣪺一作𣪺推也索隱爾雅云𣪺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𣪺則字宜作較鄒氏音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謂河之九曲別為隄防決渟水致之海集解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集解駰案胈膚毳皮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

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

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正義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

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専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

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格彊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鬬鬬則三族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爾雅云鑠美也

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集解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集解駰案詩云牂羊羵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索隱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塹音漸以言

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己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

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拂音扶弗反磨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

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

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集解徐廣曰今坐朝廷通或宜作照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

以揆之如此集解徐廣曰揆一作撥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

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甞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輙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集解徐廣曰公一作訟音松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

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集解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駰案觳抵即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

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

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絶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

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

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

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

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輙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

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輙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

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刼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

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集解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劉氏云弟子誤當為孫子嬰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集解徐廣曰適音敵〕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

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説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賛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史記卷八十七

史記卷八十七考證

李斯列傳此所謂藉冦兵而齎盜糧者也○臣照按此必當時習語故范雎用之李斯再用之荀子亦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冦兵也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董份曰庶幾者有他望也言忠臣不避死而幾他望也古幾字與冀同索隱繆甚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

鑠金百鎰索隠爾雅云鑠美也○徐孚遠曰鑠訓美非

也鑠金謂鎔金於冶熱不可舉也故下文摶必隨手

刑

與宦者韓談○徐孚遠曰史記談皆作同此仍談後人

所改也

史記卷八十七考證

謹案卷八十五第一頁後三行陽翟今河南府縣

刋本縣訛也今改

第二頁後一行處於廓城諸本廓訛郍考戰國策

高誘注云廓城趙邑吳師道注云字書無廓字

龍龕手鑑音腳今據改

第二頁後二行太子門下無貴者據國策此句下

有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八字諸本皆脫

第三頁前六行子傒承國之業刋本業訛葉據戰

國策改

第六頁前二行孟嘗平原死稍在前刊本平原訛

春申據年表及傳改

卷八十六第一頁前八行曹沬者魯人也刊本沬

訛洙今改

第七頁後三行在懷州刊本州訛川今改

第八頁後二行三行王遇大人益解刊本訛作王

過大夫益誦據宣元王傳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其後秦伐魏刋本脱後字據監
本增
第十三頁後一行問其傅鞠武刋本傅訛傳今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太子捧金丸進之刋本脱捧字
據監本增
第十七頁後五行督亢膏腴之地刋本腴旁訛從
臾今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腕音烏亂反刋本烏訛鳥今改

第十九頁前一行乃裴為遣荆卿案裴為疑當作為裴

第二十頁前三行三輔黄圖云刋本云下複衍云字今刪

第二十頁前八行取舞陽所持地圖刋本舞誤武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六行正義燕太子云案云上應脱篇字

卷八十七第一頁後一行至昭侯徙下蔡刊本下

譌上據地理志改

第三頁後二行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刊本脫中

字西字瓠譌郤據河渠書及漢書溝洫志增改

第四頁後六行收上郡刊本郡譌都今改

第五頁前五行一名斷蛇丘刊本一譌二據王鏊

本改

第六頁前三行佳冶窈窕趙女刊本冶譌治今改

第七頁後六行令青臣等案青臣即上僕射周青臣諸本訛作臣青今改

第九頁後七行有隱牖刊本牖訛臃今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謂冰泮而水動也諸本訛作水泮而搖動也據索隱改

第二十一頁前五行六行君何不諫刊本諫訛見據王鏊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八行公一作訟音松刊本松訛私

據吳王濞傳注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八十八至九十一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八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驁音遨又鄒氏音五到反自齊

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甞書獄典文學索隱謂恬甞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

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謂靈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集解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集解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

集解徐廣曰為宦者索隱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没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集解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索隱並音白浪反

海上北走琅邪[索隱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

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愈一作俞俞即踰也音臾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因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

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曲姓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

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

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

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

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集解徐廣曰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

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壍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絶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壍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悲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史記卷八十八

史記卷八十八考證

蒙恬列傳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臣照按此與年表同與本紀不合本紀二十三年虜荊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臣照按本紀及年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言有蒙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史記卷八十八考證

史記卷八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

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黄索隱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脱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黄屬陳留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集解如淳曰父時故賓客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為決絶其夫而改嫁張耳張耳是時脱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

黄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集解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索隱地理志屬中山正義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黄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集解張晏曰監

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集解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吏别求也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説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鋭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絶

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絶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

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畧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傑曰（集解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

南有五嶺之戍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阯界中也索隱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内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鬭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

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集解駰案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集解徐廣

曰傳音截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為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

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

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集解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戲音羲出驪山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集解晉灼曰介音戛瓚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

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

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黶畧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集解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輙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集解如淳曰厮賤者也公羊傳曰厮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厮炊烹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輙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

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集解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

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集解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索隱券音去願反劵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石邑索隱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集解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

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部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

功乃求得趙歇集解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駰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為趙王居信都集解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

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十中冀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索隱崔浩云嘗猶試）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

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絶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集解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索隱望怨責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脱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説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

雅游集解韋昭曰雅素也索隱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

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集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上說音悅

下音式銳反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集解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集解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集解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畧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

後必屬漢故耳走漢集解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

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集解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泜水上集解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蘇林音祇晉灼音邸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集解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駰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集解徐廣曰韝者臂捍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索隱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集解徐廣曰田

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集解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為孱韋昭曰仁謹貌索隱案服虔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

欲殺之何乃汙王為乎索隱漢書作汙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汙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要之置廁集解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文穎云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側之處因以為言也亦音側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幷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

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正義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賔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髠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集解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案撥亦刺也漢書作刺爇張晏云爇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

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集解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集解徐廣曰箯音鞭駰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箯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為筍郭璞三蒼注云箯輿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

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絶肮遂死集解韋昭曰肮咽也索隱蘇林云肮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音户郎反蕭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

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於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集解駰案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索隱索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集解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

鄉也

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集解駰案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葛洪要用字苑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信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有本

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

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旣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末成疊

史記卷八十九

史記卷八十九考證

張耳陳餘列傳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改嫁張耳○余有丁曰卒為請決乃父客為之注誤李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為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注所云則方喪其夫遽去抵父之賓客何説且是女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為請決云者父為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為季箕帚妾者是也臣照按

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曰逃去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為之請決去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別生支節哉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惰不相從也○淩稚隆曰按漢書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頭會箕斂集解騆按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此段集解明有脫落漢書注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

備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臣照按左

提右挈謂彼此扶助猶云相救若左右手也徐廣以

挈爲契未詳何本

要之置○臣照按觀索隱語則置下有一厠字漢書亦

有厠字

史記卷八十九考證

史記卷九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君

索隱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眞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王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集解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

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

正義它徒多反

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

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今晉州

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

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

歸視親病至國即絶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説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説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顔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集解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集解駰案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正義漢武更山陽為昌邑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

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正義碭唐朗反宋州碭山縣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正義蕭縣屬楚縣令稱公角名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

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畧定梁地（索隱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也）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

皐正義河南府氾水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為于偽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數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固陵地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柰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

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正義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從陳以東傅海集解駰案傳音附正義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

定陶正義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集解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

為庶人傳處蜀青衣集解文頴曰青衣縣名在蜀瓚曰今漢嘉是也索隱蘇林云縣名今為臨卬瓚說為是西至鄭索隱地理志鄭屬京兆正義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遺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言魏地濶千里

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集解徐廣曰一作唼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音摋喋猶跕也殺敵跕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畧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黄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葅醢何傷

史記卷九十

史記卷九十考證

魏豹彭越列傳封爲甯陵君晉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臣照按漢地理志陳留郡有寧陵縣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後漢郡國志梁國寧陵故屬陳留晉地理志梁國寧陵故葛伯國水經注汳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爲堂城非也又曰

汳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咎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今按魏咎之封不見於戰國策水經注所謂公子無咎者疑即魏咎信陵或寧陵之誤也

史記卷九十考證